

16

河南 文史资料

1995

(总第 55 辑)

- 梁园沦陷前后
- 抗日战争中的河南回族
- 三青团鲁苏豫皖边区支团部
- 在西北工学院求学
- 栾川土匪活动纪实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1995 3

(总第 55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EA82/58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抗 日 烽 火	梁园沦陷前后（上）	赵隐依	4
	王保血战	奚声九	31
	抗战中一位殉国者：我的父亲	左 改	35
	伊洛区抗日根据地的前前后后	翟仙萍	42
	抗日志士王中伟与彭店寨惨案	季五才	54
	难忘的朱阳关	聂常庆	60
	抗战期间敌后生活回忆	张鸣铎	66
	抗日战争中的河南回族		
	马迎洲 陈廷良 王惠民		72

中原抗战大事记（上）

高蓉生 79

政 海 波 澜	三青团鲁苏豫皖边区支团部	刘渔蓬	104
	三青团郑州分团工作回忆	王永川	10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1995年第3辑 总第55辑

目录

汉昆阳城址七十年辨正记 王影湖 125

校 园 忆 往	在西北工学院求学	郝育森 141
	从西北师范奔赴中原解放区	刘纯淑 149

同郭海长一起从事爱国联谊工作 皇甫书信 161

社 会 百 态	开封保生堂孤儿院	陈万瑞 175
	栾川土匪活动纪实	183

质疑·订正·补充 杨中州 黄位中 217

补 白 郑州最早的电影院 (41) 张学良在郑州的指挥
部 (53) 洛阳魁星楼 (65)

主编 吕 斌 副主编 魏一明 马建干 高蓉生

梁园沦陷前后（上）

赵隐依

赵隐依，原名赵国彦，字叔平，浙江湖州人。早年随父宦游河南，后入北京法律大学堂读书，曾任某报社主笔。本文写于1945年，原文共分23章，存于民革开封市委员会。承赵同章、赵孝章二位对原稿进行了整理。本文所称之梁园指开封。本刊发表时有删节，加了注释。

梁园沦陷之前夕

自敌军土肥原贤二所部在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下旬偷渡鲁境黄河得告成功后，分兵一路向河南省会开封急进，于是鲁西之菏泽、曹县，以及河南之考城、兰封等县相继陷入敌手。是年五月二十日左右，开封告紧。敌军从开封东北之三义寨、红庙一带窜至距开封东三十里之罗王车站附近，意在阻断我东进之援军。幸而我国之精锐援兵，适于是时赶到开封，是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数日间，与敌军鏖战于开封、兰封间，敌军大败，退屯于三义寨一带，被我军完全包围，其后路之黄河渡口也被我军完全截断，此时土肥原部（第十四师团）几成瓮中之鳖。于是河南抗日军事好转之空气，在开封城中也复充满耳鼓。我军于得胜后，将俘获敌方之军器、车辆、马匹及其他军需品列队游行，纵市民观览，为著者所

目睹。

自日寇被困三义寨一带后，省城人民日盼最后胜利，俾省垣得转危为安。岂知在月杪之前，外间即传有我军自动退却之说，始尚不信，旋城外来人竞言曰见大炮车及军队皆向西去，乃知传说非虚，而尚莫明其故。六月一日晨，著者有亲戚，原充铁道运输副司令者，密函觅急足致予，略谓大军奉令西退，限本日退尽，以故今日午后一次车为最末一次，且须随处破坏交通，如欲西去，可急出城登车，过此别无机可乘矣。予对避敌一点筹之已久，其所以终不行者，自有本人所思虑者。再，予以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运”二字为余生平之信念，若必在劫数之内，逃也无益，遂谢绝吾戚，然斯时已知汴城之命运已决定矣。

六月二日晨，大军退尽，市民无主，乱象渐生，马道街、鼓楼街一带市中心区，即有莠民以不能购米为由，开始抢劫粮食杂货各号。正危急时，忽商震部下之重炮及步兵一团自许昌奉命开抵汴城，驻守城内，另两团驻城外东北地区，立时将抢者正法一人，于是市区得以安定。当时，炮兵分驻龙亭一带，余均城上及东西街口建工事置障碍。二日至四日三天，城内反颇安静，城外也不闻炮声。先是，城民防暴敌之摧残，或借教会，或借庙宇，办难民救济所数处，欲借教及佛之力，躲此急难。此数日间，惟见城民各户终日出入于难民所而已。予以死生有命之故，不但不躲避，并劝室人辈亦不必入所。乃余之老仆张某力劝余全家暂避，伊则力任留守全责。适余至友家与教会相邻，且设有女避难所，力邀余全家住伊宅，予徇老仆之请及室主人之劝，乃于四日晨携儿女孙辈前往。到未数时，予友即被教士唤去谈话。未几归来，余见其神色仓皇，似有难言之隐，追问之，乃谓顷教士言，此处为女所，而汝家留男难民至百十之多，万一敌人查问，则教堂不能

不据实答复，故先告语汝等。然凡来投者非亲友即街邻，既已许入，如何命再退出，以故踌躇莫措。予曰：予本不愿来此，今日之举，请自隗始。遂代为宣告教士语后，首先返家。予室人及子女，以予故，也遂陆续返宅，其他以予言故，亦相伴退去，反代予友解一难关。迨事过以思，设予当日不返己宅，敌人入城之后，予家将一物不存，实便人也正所以自便也。迨四日傍晚，即闻城外大炮声起，斯时已知敌军逼近城垣，双方作战开始。然未几炮声即止，天也旋黑。予料难关在翌日，是夜未敢安睡，黎明即率全家躲入予家之避弹室内。是室为予婿代为设计建筑，极坚固，二百磅以下之炸弹不能破坏，其他炮弹更可无虑。予以全家生命所关，不惜重金以成斯室。是辰予入室后，炮声旋起，有炮声震及墙壁，知城内军向外还击所致。未几，予友张君携二子也来余家人室内避弹，彼此纵谈，颇不寂寞，且时以落弹声远近与张君估计落弹之处所，事后以验，相距不远，亦难中之趣话也。是日晨起，双方炮声愈急，城内房屋崩塌声也时有所闻，予寓近城东北隅，故外来炮弹半自屋上穿过，斯时生死已置度外，反安心与张君谈心。至午刻，炮声渐静，料双方均午餐之故，遂也作饭邀张君父子出外用饭。食方毕，炮声又起，弹均自院上空穿过，火线灼然可见，乃重入防弹室。至下午四时左右，城内炮声顿止，惟闻铁轮辘辘声音响甚厉，自北而南，由近及远。予谓张君曰，此炮兵已先退却矣，城陷当不出今晚，张君颌之。傍晚时城外炮声又起，寻炸声，臆测均在东北沿城一带，最近者距予居约有数十步。未几，更杂以步枪声，渐近渐密。至夜九、十钟时，枪弹在城中如雨下，出室门窥视，则嗤嗤之声在空中交织，院中也时有落弹，乃仍避于室内。至十时，枪声似发自城中。又未几，枪声又复渐远。据以测之，似敌入城后，即绕城墙边际空隙向东南推

进。随后实探，予测不差。直至十二钟后，枪声始止，以后每隔五分钟仅发空炮一响，似起警备作用。张君以力惫不支，先赴予卧室床睡，予家仍居避弹室内，席地而卧。希望已绝，惟听敌人鱼肉，生死不之顾，心反安贴，酣睡一夜。此乃予有生以来开始遭兹厄运之最初步也。

敌军陷城后之动作

予于六月七日黎明醒后，即闻大门剥啄之声甚厉，此乃予仆之戚最先来送消息者。据云，敌兵昨夜入城后，有一小队即止宿伊家，闻伊本系旗籍，颇觉亲切，教伊门外插布红日旗，上书“欢迎大日本临时总司令”字样，即可免害，故先来通知，也可照办云云。予口谢之而已。惟私度日军之来，据前此所闻，决不能若此之文明。斯时已成砧上之肉，抗避既已两穷，只可任其所之。乃全家人不闭大门，细软物除先已设法藏匿外，余则将箱橱锁纽尽行开放，且在铁柜中特放置镀金稀物及银元钞票各若干，作买命之用。是日晨，予门外所过军队步骑炮工不少，但均列队而行，初无抢掠行动。予私念，告者之言岂果能验？实则大谬不然。午饭后，约下午一时左右，闻有敲门声，开视，则有三敌兵进，随之入予内宅，自动寻找，除拿去香烟、白糖等食品外，并向予索钱。予身携有数元，分与之，称谢而去。继之而来者益众，三五成群，络绎进出，也无从与之问答，且予全家均不通敌语，只可任其所为。旋一群入派一人步随其后，于是各兵开始将予家上下被褥尽行卷去，共计四五十床，继而将室内之陈设如围屏、风琴、钟表等一一携去，又开铁木柜，将贮内之稀物银洋钞票均塞入其袋内，见有剪刀、针线、眼镜、手表，凡便于携带者，无不笑纳。随后又来兵一批，将予室之厨用器具陆续携去。予思是物虽微，然

乃日用必须之品，若再尽被携去，予将何以作餐饭之用。思得一通日语者，向之说明上情。适予友张君夫妇均精通此道，遂亲至张君寓所，告以所苦，张君命伊夫人随予返。至门首，见一少年军官，正与予仆在门口谈话。予至前，军官先指问曰：此是律师否？仆曰，然。乃趋与予为礼，且曰很对不起。予误以为华人也，邀至客室叙话，始知是日籍，姓山田。据称，日军败于罗王后，被困三义寨几旬日，嗣后河口被截，军需不继，乏食三日矣。昨既到汴，不能不令军士饱餐，向商会索米千包，仅得双百，不敷分配，不得已而令军士在附近民户搜索食物及借用被褥器用各物，不料人多手杂，肇此乱象。现时队长已知，悔已无及，遂命我外出调查情形，闻律师处受损独多，故特登堂道歉，兼查所失何物。盖此等动用物件，原系暂借性质，将来仍需归还云云。以上所言，是否心口如一，然说来娓娓可听。山田虽日籍，以少年居华久，故操华语颇流利。予乃虚与委蛇，且曰生活必需器件，任何家室不能备有副件，贵军尽数携借，则予家有断炊之患，此点还祈君设法阻止。语时，庭外敌军尚三五成群，进出不绝。山田乃出而呶语，挥之使去。予曰，承代挡，甚感，然终非久计，君不能长日在此，奈何？山田乃曰，队部能发良民证，贴之门上，即可不再受扰。予尚不知良民证为何物，即恳山田代办。答曰，以职卑，不能代请，应请律师同至队部见队长。予伊时见家中凌乱情状，只得冒险一行。又适予友王君也来寓内，彼通日语文，遂同张夫人、王君三人随山田共赴前新生活俱乐部日敌炮兵大队所驻处。至剿海野部队长外出未归，时方下午四时左右，予等遂在部守候。直至傍晚电灯放光后，始见队长返队，经山田报告后，又介绍与予等相见。予告以所苦，且请求给以良民证，由王君翻译。海野曰，此事极为抱歉，所请原无不可，不过我系大队长，只能约束一队

之部下，不及遍及全城驻军，不如赴总部请求，乃能全部生效。遂介绍予等前去办理。伊时张夫人以家中也进入敌军故，中道先归。时已黑夜，且有微雨，既无车辆，更无灯烛，道中十步一岗，枪声时起，华人早已绝迹，然实逼处此，死生也只可付之天命。暗中摸索，冒雨前行，终至前营门原高中校内。至司令部，予与王君遂向副官西泽要求发给禁军人出入告示。西泽即令军书记官缮写三纸，给予及张、王二君各一，时间颇长，迨书就，已午夜，以未盖司令部印，重复持去，又半刻始复持来，则已交丑时。予曰，遍街均守哨，如何通过？西泽复各给予通行证，乃得平安返宅。自予随山田出家后，至此相距在十小时左右，外间讹传予被日军拉去，家内正惶急间，见予归，始安贴。归后，即斟酌是否贴用，予曰，拼命得来，至多不过无效而已。不意儿辈疏忽，贴在门上，早起开门，在街反不能见。天方平旦，又有三日军撞进院内，二入他室，一入予室，予尚未起，则揭予帐。予坐起，始退至予靠窗桌旁。予将身上之通行证持出与观。该兵见后，即慌谓：“西泽副官朋友是你的？”予谬曰然。又问：“昨夜他来的？”予又曰然。该兵急曰：“我走我走。”奔至院中，高声呼其伴，三人均空手而去。至大门，又见所贴之条，乃返，示意将门关闭，盖表示其初来之未见也。予至此，始知所谓良民证者大有功效。

予本任普临电汽公司法律顾问，而公司经理城陷前不辞而去，其他职员均惶惑无主。予家中甫定，午后即被派车接往公司，主持应付。予因家中无虞，乃乘车赴公司，余经各街时，见敌军在各户仍任意出入，予取予求，乃私幸予家之真得天幸。是日傍晚，海野派军队数批至公司内，云有数军士为接电灯被电打死，请速派工前往收拾。公司陈工程师闻此，惊惶失措，即欲逃匿，谓予曰，打死敌军，岂能善罢甘休，若去，必将我杀死抵命矣。予曰，

此次肇事，完全由其自己不慎，何能怨及公司，以故，去必无害，如藏匿不往，则一经触怒彼等，反将身命不保矣。陈乃往。予于傍晚归宅，见各街军队行动如故。予家则自此以后，即无军士入门搅扰情事。兹后日久，探明彼辈行动，始入城时，三日不点名下操，白昼可自由出入营门，预留此时间为伊等发财者也，以故初来之三日间，抢风特甚，全城各户几乎无一幸免。若辈最希望者，除奉命所取者外，以金票为最上，其次金银，最次始为衣物。每至一家，必满其欲，若无所获，则摔毁物件，破坏箱篋。

中牟敌军之败回

陷开封之敌军，计一兵团，而以土肥原之第十四师团为主干。敌军入城后，即时以酒井旅之远山联队为开封警备，同时派同旅属下之横山联队以及附属之机械部队，立向中牟推进，在开封初未逗留，所有机械化之各队，如坦克车队、汽车重炮队、小钢炮队、野战及骑兵队，均自北门入，穿西城而过。予见敌器械之精利，又闻我军退守，以虎牢关为前线，则中牟、郑州一带，无论何人，均认为必遭不幸。不过前线消息，一时不明，外间传言，更不可信，自敌进城后，有少数人思露头角。首先成立者为商会，其次则地方维持会，王旭初自认为会长，将城内居留稍有名望之士绅商各界，开埠要请赴会，予也在被邀之列。予则拒不到会。但是时外传在会内之职员，可以避免敌之劫掠，于是求入会者蜂起，而满街维持会之袖章，以及门口贴一维持会职员居住之各色条据，触目皆是矣。

距敌入城约五六日间，开封维持会于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予自电汽公司返家，路遇一友，自会出者，急告予曰，君知大祸临头否？予曰何如？则答云，顷据军方传出消息，谓黄河自中牟决

口，水已近城，故开会议征夫役及麻袋，先堵护城决口，万一不及，我等均鱼鳖矣。予答以死生有命，且生死早置度外，也复何惧。归家后，闭门以俟，一夕无恙。翌日出探之，则某某曰，前晚已隐知前方有事，盖是晚远山联队长宴请商会维持会等要人，正在觥酬交错间，当宴前送入一急电，远山视后，面色大变，惟痛饮啤酒，一言不发，识者已觇知前方军事必告不利。果然第二日晚，败兵已陆续不绝，退回省城，状极狼狈，自由分住于本城东北各街户，除予家未住外，左右邻住者颇多，大抵裸身者十居八九，枪械等更属不论。后闻黄水到时，驻军均在睡梦中，除被淹毙者外，存者均赤身逃出。省城经此大队溃兵之衣食骚扰，于是又大起纷乱，各家之米粮衣物及锅桶等所有动用物件，均被强制劫去。又以时际昏黑，妇女被辱者也多，较之初入城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夜，予家均通夜未敢解衣，幸未波及，而皮靴橐橐之声，固不绝于耳。后闻驻予西席家之敌军士言：我军共一小队，计百二十五人，现所剩只七人，官长均死，正留待改编云云。要之，是役敌兵死于水者虽不及万人，而军器等损失十之八九。又闻河边居民目睹者谈，全师团之机械化军器，过去时，计大炮七八十尊、坦克二百余辆、卡车数百辆，迨撤退时，仅轻型坦克一辆、卡车数辆而已，其他军械辎重，无一还者，足以知其损失之重大矣。至一部最前线敌军未遭水淹者，被河道隔断，不能退还，则顺河东窜，至豫东永、夏之境，始得返汴，数在六七千之众。此出自随军被抓夫役之口，殆也非虚。

大河决口，初不知在何所，后始得知，初计划本在汴梁直北之黑岗口，渠成而水不至，乃复移上游，决口于中牟境内之三柳

寨附近。河水自北而南^①，经中牟南入贾鲁河，又分为二支，一自开封朱仙镇南，东循贾鲁河故道，经杞、柘、永、夏等邑；一自东南经太康、淮阳流。斯时已知西犯之谋必将中断，其后此着果然为予所料中。而因堵决口之故，于是维持会工作大为紧张，除供应敌军外，又分设一黄灾堵口救济委员会，由熟河务之某君任委员长，向麻袋商号及各户征发麻袋，各街派雇夫役，在汴西北一带从事抢堵。幸大溜水头已过，且水行地上，非若旧河床之高于汴城，以故工事易成。汴城外周围十里，清时即筑有护城大堤，尚完固，此次仅将堤口通道堵塞，因水行平地，其势散漫，汴城终保无恙。凹地留有积水，然反因是得以变更地质。盖汴城西北一带，因清道光时黑岗口决口之故，全成飞沙不毛之地，自经此次水淹，挟淤止此，水退后反成好地，前此地主因是得利者，颇不乏人。曾记予初至汴时，见此地质，问之乡人，答曰无害，河旁之地，迭为好坏，盖无百年不变者。予始笑之，至是其言始验。惟城内子遗，经此派夫派钱之役，莫不暗中叫苦。此后敌军至者，莫不先找黄河委会，对于河水必深加研究，盖已成惊弓之鸟矣。嗣后更有胡君凌晨到汴后，前来过访。谈次，忽及河决一事，问诸君对此意见何如？时有一友在座，答曰：因此丧失财产生命，似非仁心仁政。胡君曰：不然。日军炮火犀利，为前所未见，试问以血肉之躯，何能挡此无情之炮火，每次败退，殆为势所必然。是故若不出此一着，此时恐潼关也将不保。此次决河之功，可增加三年抗战之力，虽有人命田地之损害，两相比较，则所得殊多，云云。予细思之，其言有理。胡系武人，此次又乃出任武职，似为敌效力者也。然听其自叙在平时被疑惊惧之经过，以及此次出任

① 当时黄河决口南泛处系在郑州北之花园口。

之理由，其言侃侃，盖非无心者流。

敌土肥原师团之调防

占开封之敌，自在中牟败回后，锐气尽颓，不惟无再进勇气，即在开封之敌，也深恐被水再灌，日与一般号称通河务者研讨防御方法。于是，某处筑堤，某处增坝之类，渐次增广。实则黄河改道，水行地面，只有漫溢，绝无决口之患矣。某日予友田某谓予曰，东北张鼓峰地方，敌与苏联业经发生战事，但愿此事能扩大，则我国当有转机。予曰，然，惟苏联方有事于西，未必肯为我国做持久战，则终恐不久仍烟消火灭耳。果也，不出半月间，传来消息，已停战和处。在未停战时，此间敌方也传出消息，称将全军撤退，但系暂时性质，拟以顺懿为前防，司令部则退至石家庄，待张鼓峰事了，仍行前来。旋也以事平撤议。不久，又有调防消息。查系河南全省本不在敌方所谓华北之内，战时为便利计，虽暂由华北军占领，仍须易华中军驻防，且值土肥原师团也有调至他地之必要，乃于是年农历六月初，外间即传言宣出。土肥原部下之中籍译人，有与电汽公司相熟者，即在公司内宣称此事，并称接防者为华中敌军十六师团中岛部队。更宣称中岛部为敌攻南京时之中坚，进城后杀戮之惨，冠绝中国各地。此次来汴，各界人士应加特别注意。于是全城又起恐慌，然也无可如何。

农历六月六日，予正在家午餐，忽来敌军二人，敲门进内，遍视各房屋。儿辈询之，则云欲借住军队。儿辈婉言谢却，不许。惟来者系军官，颇容商酌，为予言，此次借住系短期性，至多一宿。因伊军本驻汴城西门内，昨奉令移驻此巷，以备明晨共同开拔。全队三百余人，将分住本街各宅，尊处但住长官和护兵，应请眷属暂并一处，其他均不必移动，决无伤害云云。遂照其所嘱，以北

屋一带为予家住所，将南屋、西屋并前院各房均为其借宿之所，由军曹给书北屋门窗：“此处屋居住户主，军人不得擅入。”未几，军队开至，予家中住中队长姓冢本者一人，又军曹长及卫兵二十人，余军分住于全街各邻家。经军曹报告后，官长即请予相见，为予言，伊家系日本富商，正宗酒厂即伊家产业。现时日本军官多系军校出身，惟伊乃行伍出身，故不易迁转。问之予子弟多系大学毕业，备极赞许，云将来可做中国大太君，非如我沉滞下僚也。又云，两国至不得已而开战，在必要之外，当以保全人民为要务。此次由北南来，亲见各地之破坏情况，殊令人有愴于怀。又曰，我驻此城已一月，细察开封居民，确系风俗敦厚，不愧中原文物之区。是日适为该军分配赠品之期，均伊国内各厂所赠，约数十木箱，由军曹开箱分配。大抵以食物罐头为多。最奇者，赠品中有儿童玩具糖果等，各军士以无所用，则举以赠予家孙辈。也有少数食品，以及酱油等杂物，以开拔时例不许携带，则也弃置而去。

一宿无话。次晨八时，敌束装欲行，队长寻予致谢，予出见之，遂至大门外，见全队开步北去。去后，予返家检视，该队所弃各物散于院内，极为凌乱。乃先将所余食品及布被等分赠邻居及仆役与帮忙各人，更在各房暗处发现各军士所遗弃之枪弹及其他不知名之军用品，聚之约有一筐之多，以私家不敢置此，乃招保甲长纳交之警署。

敌十四师团走后，第十六师团继踵而至。先来草场和大野两联队，驻城外。城民以先入之言，莫不兢兢。不知上述传言何以入中岛之耳。中岛到汴后，即赴商会演说，昌言：我所领部队，纪律诚属不佳，此乃我之过。盖万里从征，轻易不肯杀人之故。此次则不然，汴京也名东京，我此次来驻，以视我本国之东京相等，军士有违反纪律者，当大开杀戒。诸君如有所闻，幸来部据实报

告。又讥土肥原之军队任意劫掠，更以知土肥原军强住民房，为城民所不满，复宣言，我之军队决不入民房云云。识者谓中岛部队之在南京杀人如麻，原为事实，此次来汴，徒以闻十四师团官属宣布之恶言，愤而出此矫正之手段，而汴梁遗民于无意中乃得蒙此福幸，然则某地应遭劫数，自有其莫知其然而然者，固非人力所能左右者也。

炮战中幸存的铁塔和寺庙

敌军攻陷汴梁时，虽炮战终日，而城民死伤不多，此堪为特笔记载之事实。闻敌军方言，攻城时，原备炮弹三千发，是日用已将半，而事后闻市内死伤不及十人者，其原因有种种。

一为汴城东北有十三层浮图，俗名铁塔，全塔用坚砖砌成，不用片木，故极牢固。塔下原有古上方寺，因清道光时拆以御水灾，故惟塔巍然独存，余皆成为官地。民国二十三年间，城内外诸善士拟重建一庙，然塔旁房地均为农事试验场占用。适考试院长戴季陶过汴，予以亲属故，谒之火车上，渠以赴某处演说未归。与戴同车来者，为沪上老名士王一亭，也予乡人，且系素识，遂先与谈重兴上方寺之计划，王极赞同。予曰，此事必院长亲交函于刘主席峙手中，乃有希望，而季兄现未在此，且恐开车时迫，不及书，可否乞先代书就，待归后只签一名足矣。王笑从之。戴院长归，予遂以函进，且请亲交主席，乃得由官方卜地二十四亩，重修铁塔佛院。铁塔虽固，然塔洞内黑暗曲折，平时单人也不易上，时有险情，故寺僧以砖砌门，谢绝入内。不知敌军何以误听谍言，疑此塔上为我炮兵观测所；又以是属商部炮团，偶有一炮，死伤敌军数百，敌更疑所报是实，以故，敌方炮击大半以铁塔为目标。事后往观，则塔自九层以上至颠，北面无一完整，深入之痕，有

至四五尺者，其瘢痕现时犹在也。又闻该寺净严法师云，是日伊未离庙一步，暗计之，炮中塔上者共四百余发，砖石碎片终日如雨，设无此塔挡之，则此四百余炮散之市内，汴城内人民死伤将动以千计矣。以故铁塔可谓汴城之保障，后之君子，幸勿忽视之。

二为城北畔之龙亭湖，广约数十顷，终年湖水不干。敌之迫击炮弹多落是湖内，计也数百，均未伤人，或竟入污泥，未及爆炸。

三尤为奇异者，敌之重炮弹由东北向西南发出，计其射程适当城之西南隅，而该处旧称包府坑以南之地，也全属荒凉湖沼之地，素少人烟。有一重弹中途落于三圣庙街东口，訇然炸裂。可见死生有命，洵非虚也。

至于本城铁塔寺之灵迹，更有不可思议者。寺法师净严和尚，当外敌炮击日，终日夜率领百数信徒，膜拜于塔下大殿内，长跪号佛，砖石碎下，迄无一人伤者。当敌人上城时，见寺内有灯光，乃用枪向殿内扫射，不下数千发，也始终未伤一人。最后有一老翁张姓者，跪至夜半，以精力不支，私自逃出大殿，摸至殿院西北隅，有小房一间，内陈宿榻，遂卧床上，适一飞弹，中腹而死。后闻其人少时行为不端，年老而穷，自充铜佛室烧火道人，或也宿命使然欤？事后，予往该寺亲验之，见弹路均由殿东北角小门而入，以科学抛物线证之，则适当号佛者跪拜之地，然弹子入窗门后，不顺而向下，反逆而向上，均穿殿上石灰墙承尘而出，现此承尘弹孔千百累累。另有一迫击炮弹，入窗后，将一长椅高背打折，而椅上一孩正卧，竟毫无所伤。弹落地后，也未炸裂，否者，一群佛徒均葬身火窟矣。予有友数人，均不信佛，对此也不觉心折而啧啧不已焉。此外，铁塔附近一室中坐大铜佛一尊，丈六金身。室为张君伯英所盖，以蔽佛像风雨者。室后也穿入炮弹，